鹿門子省心錄

晁氏客語　欒城先生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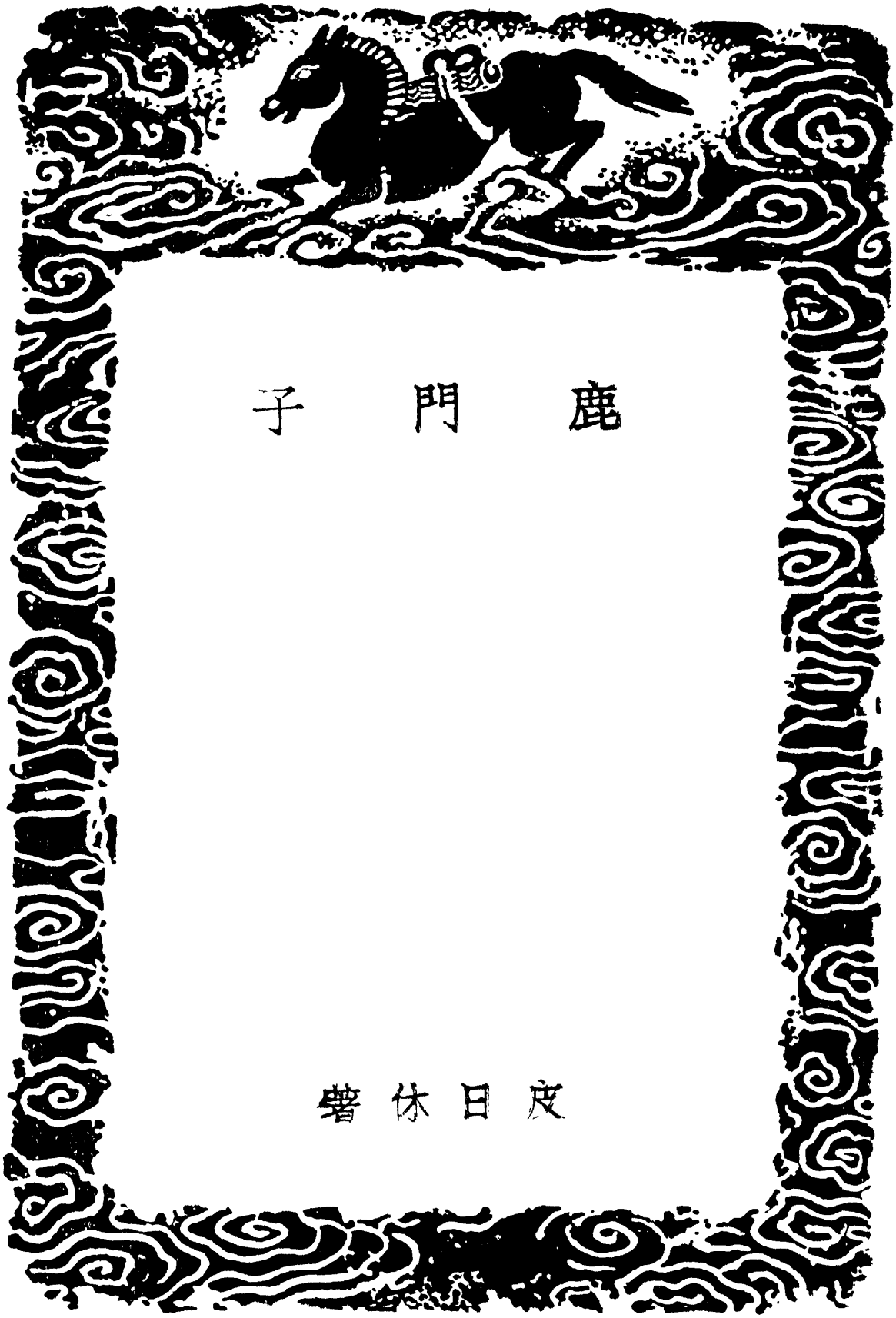
西疇老人常言　樵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鹿門子

皮日休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學海本名鹿門隱書多寡與子彙同子彙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鹿門子

隱書凡六十篇

唐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著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鋏。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虵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

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貘鍮。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呑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

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駔儈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愼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愼。戒也。非眞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羅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潤

澤也。昆蟲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執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

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皐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也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己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虸蚨能害稼不能害人。豺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鷦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絀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己。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尙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旊。噫。吾之道猶弓旌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衞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衞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酗醟也爲酒。今之酗醟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簊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省心錄

林逋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寶顏堂祕笈及
學海類編皆收有此
書寶顏堂在前故據
以排印

省心錄

宋　林　逋君復著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己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汩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己。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何稱己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

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而不欺。守信而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馬走坡。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好名而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晝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己重者。可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兇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悌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

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可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荊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怨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羌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可以誠達。況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爲萬目所視。愼乎所當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疏。寧疏於世。勿悖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

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則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己必知之。己有過失。豈不自知。明是非者檢人。思憂患者檢身。

強辯者飾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自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而有瞽瞍。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爲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懵如冥行。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強爲善。勝於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愼。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

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汚。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恥爲律己之法。游息於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防之禮。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隘不強者。可與人爲徒。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頹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恬然自衞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彊。以善自衞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諧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己者必師。拙於己者可役。愛於己者。知善而不知惡。憎於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漑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眞情尙耳。而況於人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安可爲之。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居處於是。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

兄之罪大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爲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遇亦難。孔孟是也。梁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

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勇者必辱。

大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以己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己御衆者。心勞而怨聚。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遡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

羣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己所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抵訐。無益於世。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於民。不亦美歟。

畋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尙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藻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賢聖或可欺。大哉。所謂爲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爲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己重者。不知立功名。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丕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尙。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聖君而變薄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人。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婦人悍者必嬌。醜者必妬。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於一廛之地乎。

堂下遠於千里。況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爲善難。爲惡易也。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耳。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毒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疎於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而才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己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於貴游。索珍玩於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

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間。殆有甚於豺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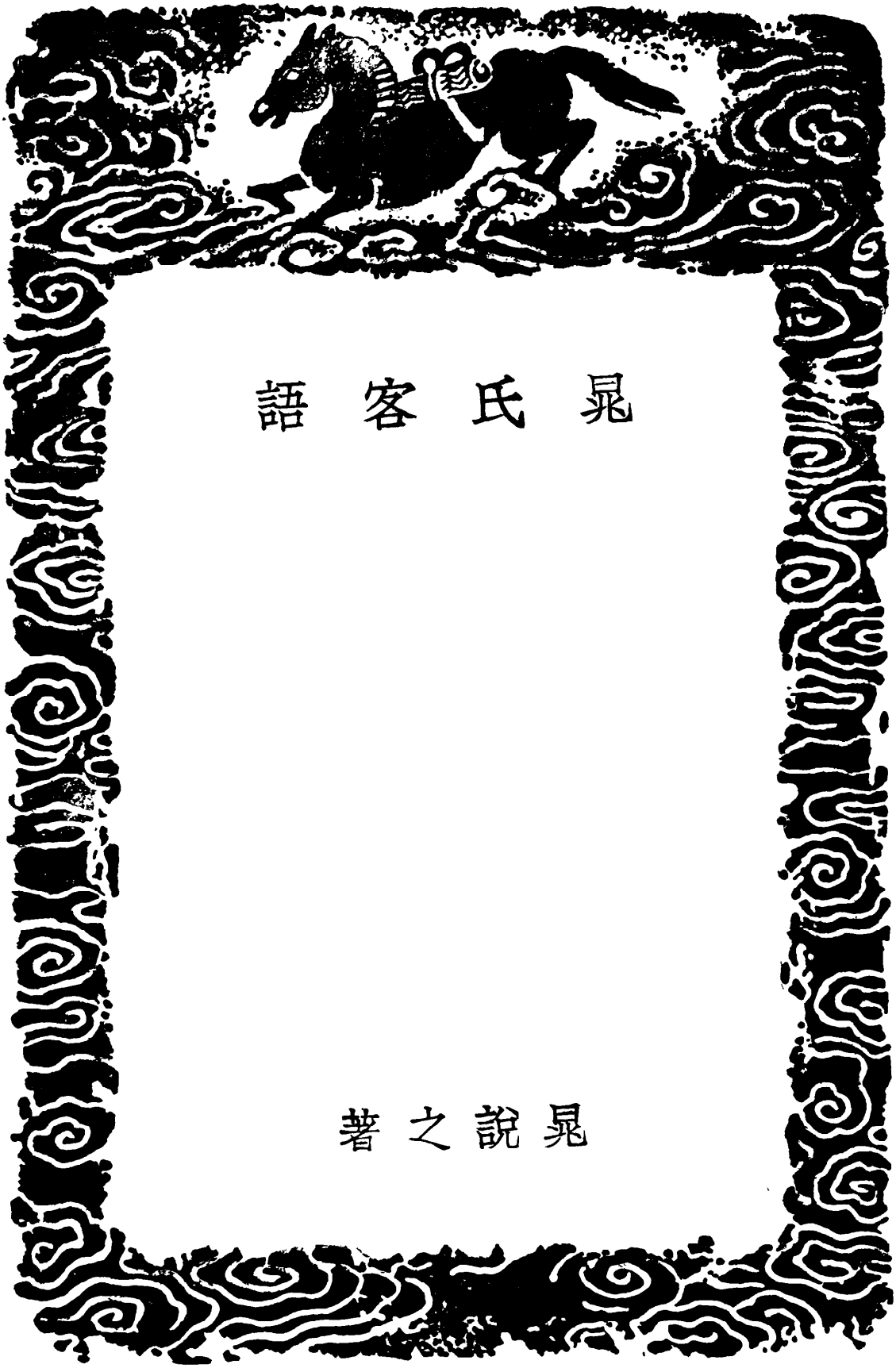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恆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陀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晁氏客語

晁說之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
編所選百川學海
及學海類編皆收
有此書百川宋本
故據以排印

晁氏客語

宋　晁說之著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閽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鏁損訐於公。公曰。鏁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

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旣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幷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劉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册進云。比似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謝云晦叔初召

來。（逢君道十篇。在賜詩前。）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某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爲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孔子於鴟鴞、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孔子乃荅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禮後乎。又曷嘗著其言語。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己當知之。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己斯信。有諸己矣。然後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秖在有諸己。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門。

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荅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爲心。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着。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賻至完。劉安上決舟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疊而起。閘無濟於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荊公不從。曰。賢且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爲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

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秖是自治爲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却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然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荊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荊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

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潁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敍而無含畜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爲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韋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爲君愁曉寒。荆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爲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愼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興戎興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爲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爲。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盍亦反其本矣。

醯醢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人則藐之。與我得志弗爲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僞也。非心迹之眞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揀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堦未畢。進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薨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荊。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驥病。沙晚鶴鴿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飜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爲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蔞。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爲文王羑里作。乃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冪八尊。畫布以冪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祫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失

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難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右五段張。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眞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尙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爲。須就事勢上論。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爲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爲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邵伯温曰。此修爲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

之徒則可。若以此爲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爲何人耶。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礜石焉。礜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魯公質、王宮傅、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於北。爲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須積習。

陳恆弒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兌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愼。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煇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爲誡。後爲忠義第一。

王玠玉。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子正愛善衞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椀。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卽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性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爲動所移。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肯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珍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太傅迴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饍以時而進。既畢卽徹。若祭享然。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琛珍。鍊情成性合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得。燒殘絳臘。或云荊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荊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杜云乃王某作。荊公時在座。間語離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右四段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爲候也。或改爲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爲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選一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壇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爲泰水。呼伯叔丈人爲列岳。謬誤愈甚。

卽眞二字。今人多以爲常談。非也。班固敍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卽

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爲。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爲以爲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夌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夌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夌價者爲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夌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李及

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乖崖食時魚。是皆下工夫爲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神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壽朋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盡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眞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爲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爲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辭曰。予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荅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

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荅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幷。

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鏁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已。暢第五甲。舊法無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爲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爲利欲沉湎若失之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

擇之謂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上。諭以持衡。物來能應。事至能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過了應。定夫謂次山云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

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曰。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之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皆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

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嵓。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

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審。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知。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相爲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人。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歸。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

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揚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惑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惑。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爲温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眞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温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爲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疹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胸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其後純夫子沖。自嶺表扶護歸。過荆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復自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少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爲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但涉獵爲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沖。見欒城先生於潁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幾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其子沖實聞此語。因問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

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爲汗簡人。

鄭閎中祭酒。閩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閎中云。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閎中長者。嘗論邊事。閎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温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温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羣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閤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閽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聞信之。公曰。吾出劒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況之終於貶所。因尙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旣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刋行唐鑑。公欲爲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爲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幷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進書幷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羣官不敢相聞。旣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

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士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爲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爲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褙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卽位柩前。衣此褙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彫鐫。不可得而僞。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

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温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迴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一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背後底。朝聞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大事。斬却生根。自無死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欒城先生遺言

蘇籀記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欒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　籀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考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爲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荅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韙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爲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眞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廻。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苧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爲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幷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皐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敍。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尙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兎苴等說。曾祖編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二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淸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王子年拾遺記。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潁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頤。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僧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一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罷去。追至劍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李名彖。

潁昌吾祖書閣。有廚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壓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圓通閣記。公偶爲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雒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責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卽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尙恐不能。公眞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以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籀輩弱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勑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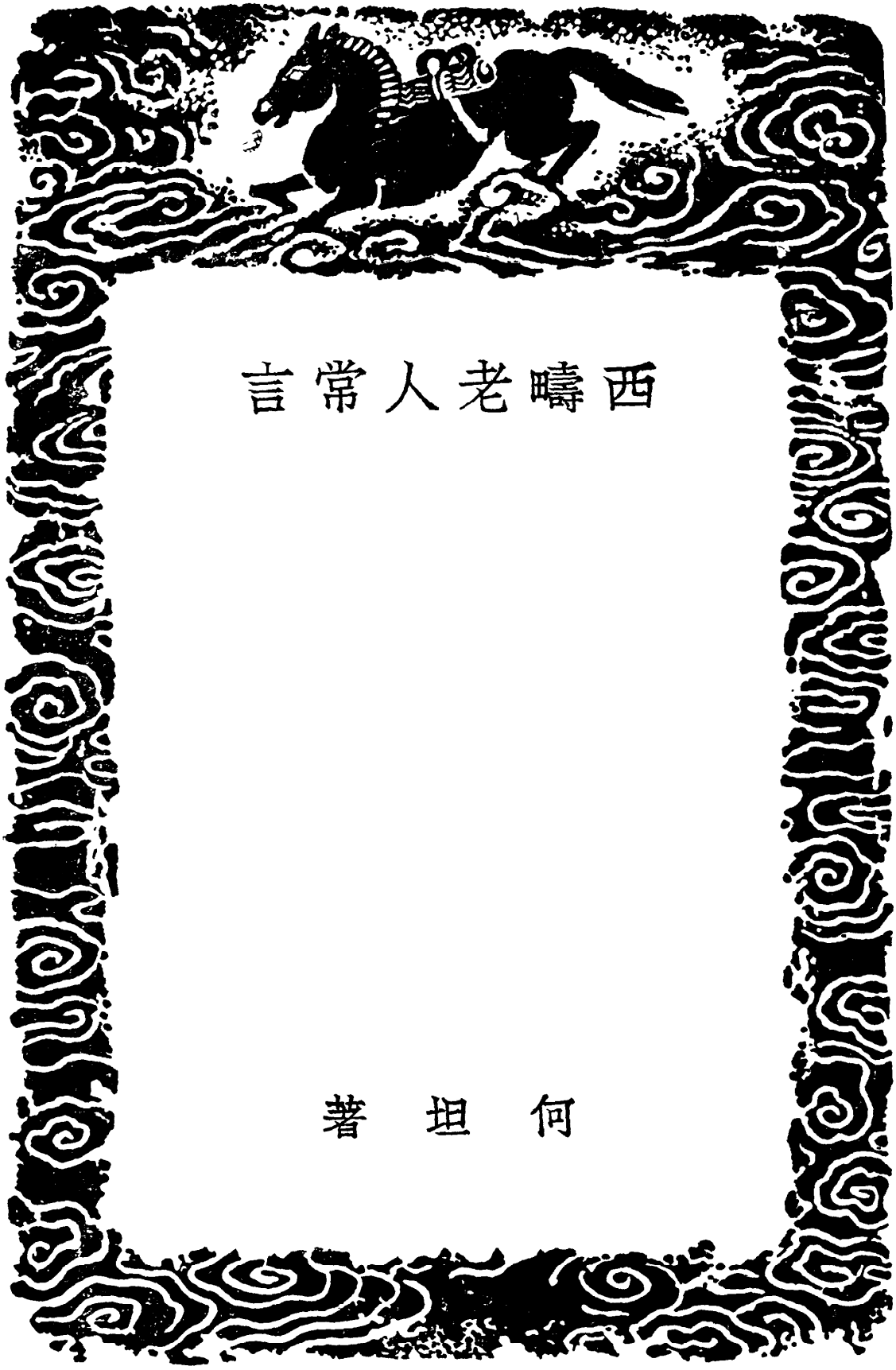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敍。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潁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潩上似雒濱。青帝遣姚黃比玉眞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慇懃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温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憶不逮。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西疇老人常言

何坦著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疇老人常言

西疇老人常言

盱江何坦

講學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恕。曰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不可躐等。先致察於日用常行。人能孝於事親。友于兄弟。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

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偸惰。知儆則庶幾矣。

君子之學。體用具藏。脩之餘時。與事物醻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擇勝己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

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

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脩身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

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恭儉。美德也。出於矯則過。故足恭取辱。苦節招凶。君子約之以中而行之以誠。則恭近禮。儉中度矣。

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非隱也。如入孝出弟數語。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蓋實行不先。則徒文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從事口耳。且茫無所從入。乃竊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

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而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

去其滓汙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則濁起而清自亂也。君子其謹無撓之哉。

爲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爲人之學。徇人至於喪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初學自誦數入。若口誦而心不在焉。罔然莫識其爲何說也。學者展卷。當屏棄外慮。收心於方策間。熟復玩味。義理自明。所謂習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棋勢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闇。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不爲利害所汨。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

爲學日益。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已也。人一己百。雖柔必強。

律己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晞避。中人覬福慮禍。故強爲善而不敢爲惡。下愚昏不畏禍。故肆爲惡而亡所忌憚。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苟備。不必華也。若閔耕念織。將慙惕不暇。敢過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爲。毋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縫補。戒於中棄。蓋萬物皆造化所畀予。深惡人殄壞之也。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爲福。而徒歆慕榮利。不知榮利外物也。顧可常哉。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亨屯。無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疎網難逃。霖淫浸漬。人固未之覺。迨雨止。則墻隤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人情憚拘檢而樂放縱。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儀不攝。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覺。可不懼乎。所貴乎學問者。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慊。義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譽。畏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偸惰。自棄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導之使爲善也。自棄者、民斯爲下矣。不足與有爲也。

知學則居貧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亂。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夫子論上達下達。蓋以學

者對小民而並言也。若夫爲惡爲不義之小人。彼則有敗亂耳。惡能達。

名者實之賓也。實有美惡。名亦隨之。故溢美則爲譽。溢惡則爲毀。是以古者無毀譽。所謂直道而行也。

過而能改者。上也。聖人也。過而不貳者。次也。幾於聖也。有過而知悔。又其次也。抑亦可以爲賢矣。下此則有文過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故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歎也。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

常情處順適則安。值猜沮則懼。懼則知防。安則靡戒。故悔吝多生於念慮所不加。而動必檢飭者。可保無咎也。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怍。於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

應世

富兒因求官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彊也。

酒用於饋祀醼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彝酒則周誥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焉。惟賓饗則卜晝。餘非燭後不舉醆。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此誠有之。愚俗蓋迫於勢耳。君子不欺闇室。處平地者、顧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色。微過勿問。慵惰必儆。大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患。女君之育婢獲。亦莫不然。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虞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爲之。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

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齊人競與右師言。媚其權也。爲其能富貴已也。孟子獨不與之言。知良貴在我也。不甘爲小人屈也。去就有義。窮達有命。富貴在我。豈權倖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待同僚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親賓如同僚。慈幼少、恤耕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則思過半矣。

明道

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學聚問辨。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於記禮者之言爾。堯學於君疇等說。亦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泰誓數受狎侮五常。茲有見於經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爲何事也。所謂仁義禮智信、孔門垂教。因門人問及。則隨爲之荅。亦未嘗合五者而爲言。至漢儒而後指名爲五常矣。史氏以之協五行

與五音。上配五星。下儷五事。其說似鑿。然質諸理而當。揆之數而合。蓋亦自然而然。非強爲附會也。

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爲學者血氣戒也。而未始言養氣。養氣之說。寔昉於孟子。然則夫子曷爲不言養氣也。曰。夫子稱天生德於予。而斯文在茲。其高明廣大。渾然天成。視持養之功粗矣。是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孟子則必善養而無害也。是謂思誠者人之道也。充孟子之養。猶曰威武不能屈。則匡人與宋司馬。其如夫子何。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荅仲弓、子桑伯子之問。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皆微啓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也。其初也。夫子豈有隱乎。曰。開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顏子終日不違。既心通默識矣。猶必退省其私。而後稱其亦足以發。非所謂循循善誘歟。若夫造如愚之境。則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陳。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滄溟泰華。無所不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也。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發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求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付雍以侯國之任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與顏淵

者何如哉。異時爲邦之問。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次而雍也則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輩。則僅列政事科而已。權衡誠設。寧有錙銖之爽乎。

一貫之旨。曾子領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傳。其論誠也。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論養氣也。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夫聖門講學。雍容唯諾而已。至子思孟軻乃如此張大。何歟。曰。聖道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羣弟子如百僚相師。溫乎其和也。子思孟軻出自聖門。如肅將王命。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鸞四牡之盛。威儀皇皇。非復內朝之簡且易矣。本厚而華實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於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之阱。則何以爲孔子。

世未嘗無賢者也。君不見用。故績效不獲顯於時。士未嘗無遺逸也。不遇聖賢。故聲迹亦不著於後。微生畝、楚接輿、與晨門、荷蕢、耦耕、荷蓧之徒。雖議論趨向。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懷遂志。豈不遠勝夫同流合汙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長自見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猶得以所懷自白也。

夫子之不爲衞君也。冉有何疑。子貢又何待於問也。孔門諸子。直情無隱。求實有疑。既於心未安。賜未能決。亦不敢臆對。逮聞夫子夷齊得仁何怨之論。不惟二子之疑釋然。後世雖愚懵者。亦不待詔誥而自無疑惑矣。

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歸

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乎。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聞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氐夷狄。人之氐禽獸也。世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深居簡出。雖有猛鷙。其如人何。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於不得已。然亦辭費而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聖門。皆可與共學也。而未必皆可適道。由求商賜諸子。可與適道矣。未可與立也。可與立者。顏子一人而已。抑可與權乎。曰。其殆庶幾。未達一間耳。擇乎中庸。未造乎時中也。三月不違。未至於安仁也。曾子何如。悟道於一唯之間。而臨深履薄。終身戒懼。亦庶乎其爲立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聖道可謂簡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貢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匹夫之愚。可以與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宜學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莅官

爲政寬嚴孰尙。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莅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咈而固行之。終

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官職崇卑、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涖事毋拘早晏也。然須羣吏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不爲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衒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諸其鄉。不得已。薪蔬常用。市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予直適平而物毋苛擇。庶免於悔吝。

敝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詘己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涖。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彼此兩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毓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飢飽。勿違其意。是司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

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于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貲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在事者律己不嚴。而爲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執執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爲。故動而成功。小人苟祿營私。擇己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敗事。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爲先。子游方閒暇時。已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何以逃竊位之誚哉。

原治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習於相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國以威劫民。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爲亂。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與危寄。惴惴然朝不謀夕矣。

周之士貴以肆。秦之士拘且賤。士生於秦。士之不幸也。而於秦乎何益。以是知皐夔稷契。知效忠嘉爲當然。至夏商之季。亦豈逢干所願哉。

人主立政造事。圖惟永久。則當參酌羣言。是之謂僉謀。智略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若事必己

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自用則小。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君臣相與謀謨。各由其心之相契而人。文帝天資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槩不及。而晁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風。以智馭物。循致七國之變。一言契合。治體以分。可不謹夫。

君子之事君。當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洪爲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僞也。僞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漢武初年。獨任宰相。致田蚡之專恣擅權。厥後偏信諍臣。致嚴、朱、吾丘、主父諸人交私諸侯。潛蘊譖訴。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漢唐惡足以語此哉。

有過而諱言。適重其過。因言而遽改。適彰其美。晉靈公多寒而役民鑿池。過也。能聽宛春之諫而罷其役。後世有取焉。爲其能用人之善也。況不爲靈公者。可諱過而憚改乎。

舜取人爲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人。有不待問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

信也。故必察焉。所謂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詘。理有曲直。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罰。師有曲直。天鑒寔臨之。曲者必敗績。故安分守己。崇遜息爭。可以長守富也。飭備安邊。愛民惜費。可以長享治也。

齊國嘗饑。孟子言於王而爲之發棠。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忍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恝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進危言於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爲過計也。齊威侯不說扁鵲有疾當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則望之而走矣。圖治者其毋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母爲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諱亂而不蚤治者危其國。諱病而不亟療者亡其身。

評古

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荅。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

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爲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竝目之爲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爲其好勇而疾貧。易於爲亂也。然則如之何。王者制民之產。使有常業。則不至於久處約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資。雖使不仁且勇。非迫於貧之可疾。肯捐所愛而爲亂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尋。及說時君。則每因其所好而進說。何也。功利之與仁義。猶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樂聞而巽入之。則正論難以動其聽也。他日語齊王。方問以四境不治。則遽顧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與言哉。

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幸其聽用。則皆可以澤民也。卒乃謂齊王足用爲善。至梁惠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莫也。志莫患乎自滿。而惟虛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於國盡心。而齊宣猶能謂吾惛不敏。取齊棄梁。於此乎決矣。然而卒無成功者。天也。孟子亦自歎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講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國者。已有餘用。民之被澤未也。而仁心仁聞。已達乎四境。賢者聞風而悅之。許行自楚往。陳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飢渴者易爲飲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與喟然之歎。爲大哉之稱。於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

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議。上稽有虞之制。疾當時諸曹列寺官名之重複也。今六部長貳竝制。而諸司各具郎員。卿監與少皆除。而丞屬亦俱充備。方之古制。冗不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見也。

先儒論本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意深矣遠矣。歷數百年而無兵患。可爲法於天下後世。愈久而愈無弊也。

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將。諸道制置、經略、安撫、知州帶節制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

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矣。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夫民不能自鼓鑄也。使捐其所有。損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鼈。川衡不貢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槩可識矣。

朝廷責守令以惠養。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財計虧盈爲殿最。於是常賦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遺。而督迫于縣者日急。令亡所從出。則又苛責于民。是澤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難矣。

用人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況鮮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朝廷需賢以爲用。常患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待用。每阨於無路以自進。蓋賢否之不辨。則銓曹資格病之也。奔競者得志。則廟堂聽察不廣也。上下相求。兩不相值。欲賢才不遐遺。官職無曠弛。得乎。

州縣置學以教養人才。美意也。設教官之科而許人求試。是使人之好爲人師也。師嚴然後道尊。顧未能無患失之念。惡在其爲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爲朋黨。辨之不蚤。則君子常被誣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類。小人徇私立黨。善夫。爲國者知所以扶植善類而不爲惡黨所傾。其庶幾矣。

何代不生賢。雖戰國之世未嘗無也。而曷爲不能致治。魯之使樂正子爲政也。用未必專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愛莫助之也。滕將行王政而選擇使畢戰也。國褊小而無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見用。在下而上不見知。如齊之蚳鼃、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難也。

正弊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爲器具。而鼓鑄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考古酌今。著

爲彝典。頒之四方。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壹。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歛征醵。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亂俗。有茹蔬雜聚。而生廢人理者。自妖巫惑衆。有病不醫藥。而死非正命者。準之法令。皆殺無赦。今愚迷誑誘。壁掛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而導之歸正歟。

國匱民貧。莫今爲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已也。乃曰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爲國者藏富於民。今乃潛耗民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亟爲禁止也。況有導之者乎。古者禁人羣飲。今榷酤牟利。設法以誘其來。惟恐其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產。今民自有田。州縣利於稅契。惟恐其不貿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風俗還醇。不可得也。

樵談

許棐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鹽邑志林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鹽邑明刊本故據以排印

樵談

樵談

宋　許棐撰　　明　黃岡樊維城彙編

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磵雲崖。和樹聲。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瓿。裂史黏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寃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薰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着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懽。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刳精鋭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圖金閱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爲不全之書。是遭無餤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鸞。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僊。眞僊也。不求眞僊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公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泊。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鷦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必未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尙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褰珍瘞身。列豔靡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鹿門子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壽

一四八七上